

藝林名著叢刊第三種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著

石磴過雲剛解綰
 隄江隔水奏笙簫
 辛酉九月惠山道中
 宜河見司補而命
 丁巳秋後詩卷之五



董其昌山水

序

有明一代書畫之學。董宗伯實集其大成。後之有志斯道者。未嘗不希慕之。而百年以來。求其登堂入室者。曾不一二見。豈造極者固不可學而至歟。抑雖欲學之。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歟。天下之物。聚於所好。而尤必得於有力。宗伯之書畫。不患其不知好也。歷年既多。傳者益少。片紙寸楮。珍逾拱璧。學士大夫。已苦購覓之難。况寒素乎。以故得之之人。與學之之人。勢常兩不相值。苟必得真蹟臨仿。以爲入門之階。其道將奚從哉。雖然。宗伯之所以傳者。有蹟焉。有法焉。蹟者。神妙於法之中。法者。流通於蹟之外。斯其故。宗伯蓋嘗論之。乃近日容臺一集。宗伯詩文。粲然大備。而獨於論書畫之旨。闕焉未載。是於世之欲學宗伯者。不特苦於蹟之難見。弁其法亦無由得聞也。不亦一大憾事歟。予家向藏畫禪室隨筆二帙。係楊子無補所輯。其中許言書畫之旨。而歸其要曰。用筆。揮墨。噫。盡之矣。夫求法於蹟之中。則有一蹟必有一法。錯綜變化。出奇無窮。閱者驚心動魄。未免等於望洋之歎。若通法於蹟之外。則知何以用筆。何以揮墨。舉凡山川流峙。草木榮枯。隨見隨聞。恍乎若遇。無在非法。卽無在非蹟矣。且此四言者。豈直可以盡宗伯之妙哉。由書而言。則進而蘇黃米蔡。再進而歐虞褚薛。其書同。其法亦同。由畫而言。則進而王吳倪黃。再進而荆關董巨。其畫同。其法應無不同。然則世之學宗伯者。誠由是四言以求之。且可上下千古。又何

宗伯之不可學乎。

康熙庚子小春下浣恒山梁穆敬仲甫序

目次

論用筆	一
評法書	三
跋自書	九
評舊帖	二五
畫訣	三四
畫源	三九
題自畫	四七
評舊畫	五六
記事	六〇
記遊	六三
評詩	六四
評文	六七
雜言上	七一
雜言下	七五
楚中隨筆	七八
禪說	八〇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著

論用筆

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之呪也然須結字得勢海嶽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學米畫者惟吳琚絕肖黃華樛窠一支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王太令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鸞鸞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千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疎密相間也

作書之法在能收縱又能攢捉每一字中失此兩竅便如晝夜獨行全是魔道矣

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作書須提得筆起自爲起自爲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所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爲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米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

捉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像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爲某書不嫌說定法也

作書最要低沒稜痕。不使筆筆在迥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

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猪當之。皆成偃筆。癡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藥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漓翰墨間。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爲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說定法也。

予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卽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迹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恭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意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蹟。不足與語此數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東二字。書家妙訣也。今人只是筆作主。未嘗運筆。書楷當以黃庭懷素爲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爲宗。草以十七帖爲宗。

評法書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

文待詔學智永千文。盡態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概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吳興臨智永故當勝。

趙吳興跋蘭亭序云。與丙舍帖絕相似。丙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

東坡先生書。深得徐季海骨力。此爲文湖州泮嶼詩帖。余少時學之。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黃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於

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爲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爲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益爲奇怪。無五代衰頹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既得正平。須追險絕。景度之謂也。

古人論書以章法爲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敘章法爲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爲神品也。

素師書本畫法。類僧巨然。巨然爲北苑旒亞。素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俗怪。不復存山陰矩度矣。

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參雜自家習氣。歐之肥。褚之瘦。於右軍本來面目。不無增損。政如仁智自生妄見耳。此定本從真蹟摹取。心眼相印。可以稱量諸家褻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錄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卽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

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閑窗游戲。都有著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是病。今後遇筆研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倖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簫。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伯長與余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做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喆。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真蹟。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譬如香巖和尚。一經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何況學道乎。

吾鄉陸宮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卽此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趙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公似趙者。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着逼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及余己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

雲卿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說。以右軍感胎。似傳筆法。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者。此皆妄人附託語。天上雖有神仙。能知羲獻爲誰乎。

呂純陽書。爲神仙中表表者。今所見若東老詩。乃類張長史。又云題黃鶴樓似李北海。仙書尙以名家爲師如此。孫虔禮曰。妙擬神仙。余謂實過之。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爲不朽事。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下最傳者。有勤一生而學之。異世不聞聲響者。有爲後人相傾。餘子悠悠。隨巨子譏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經名人表章。一時慕效。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運命存焉。總之欲造極處。使精神不可磨沒。所謂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獨書道。凡事皆爾。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紙成堆。筆成塚。終落狐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略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萬曆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

芾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舍人趙士禎言如此。因攷右軍會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祿書耳。

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

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爲無法。而妙處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爲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僅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予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貲。吾皆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振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叱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

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余此語悟之。楞嚴入還義。明還日月。暗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甲寅二月。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剗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卽功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禊帖者。叅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吳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疎無實際故。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此則論吳間書派）

余性好書。而懶於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頗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蹤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

跋自書

臨官奴帖後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己卯秋。余試留都。見真蹟。蓋唐冷金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三年。此帖後歸婁江王元美。予於己丑詢之王澹生。則已贈新都許少保矣。此帖類楔敍。因背臨及之。

臨洛神賦後

大令洛神賦真蹟。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榻。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之。橋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顏鬚筆。

書羅語題尾

樂志論與羅氏此篇。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數書之。亦如歸去來辭。以志吾樂耳。

書樂志論題尾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書酒德頌題尾

伯倫善閉關。雖沉湎自有豁世之致。故得與嵇阮輩並稱。余飲不能三酌。而書此頌。又自笑也。

臨顏平原誥書後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立綱。何能傳後。予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頌誥之時。王程於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慨然。

臨顏書後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臨天馬賦書後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肇窠大字。後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嘉禾黃履常叅政家。一爲檢討王履泰藏。乃彷彿顏平原爭坐帖。一在吾鄉宋叅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一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會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臨懷素帖書尾

懷素自敘帖真蹟。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會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構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它草書鑒賞之。唯此爲最。本朝學素書者。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斑。然狂怪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元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旨。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自書卷後

此余壬辰北上時。在廣陵舟中書也。丙申除夕。清臣復持至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書與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七年矣。無能多勝於曩時。深以爲媿。

酣古齋帖跋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一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

書大江東詞題尾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下徐暘華爲黃岡令。請

余大書東坡此辭曰。且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間。覽古懷賢。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詞識之。

題卷後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頭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略無凝滯。皆是顏尚書米漫士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臨懷素真蹟跋後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吟。冬熱帖。皆真蹟。以澹古爲宗。徒求之豪蕩奇怪者。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此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書荆公詞題尾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狐精也。其推服若此。米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倣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臨楔帖題後

蘭亭敘最重行閒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楔帖考。尙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